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静静的顿河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部长篇小说文册



主编：刘以林

静静的顿河

著者：〔苏〕肖洛霍夫

译编：刘 萧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殂，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作者肖洛霍夫(1905~1984),前苏联作家。《静静的顿河》创作于1926~1940年,是前苏联文学的优秀代表作之一,获1941年斯大林奖金。他的另一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获1960年列宁奖金。1965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静静的顿河》以哥萨克悲剧性的判乱为主题,描写了哥萨克之子葛利高里在无数次战争中由沙皇军变成红军,尔后又背叛红军,投效白军。他既是英雄,又是牺牲者。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而又不得不同绝望的结局继续战斗下去。战争给他的家乡带来了许多灾难,家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妻子娜塔莉亚死于流产,嫂嫂自沉河底,父母相继死去。情妇婀克西妮亚也在与他的逃亡之中被乱枪打死,葛利高里用战刀在草原上为她挖掘了坟墓。他在草原上流浪了三天三夜。回到故乡后,他将枪栓、手枪和子弹统统扔进了顿河。在自家门口台阶上他看到了儿子,那就是他生活中所残留的全部东西,是他许多个失眠的夜里所幻想的一点点希望了。

顿河悲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哥萨克古歌

卷一

1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就坐落在村庄的尽头。牲口院子的小门正对着北方的顿河。在被苔藓掩蔽着的石灰岩块中间，有一道陡斜的土坡，这就是堤岸；堤岸上散布着珍珠母般的贝壳和被波浪吻着的鹅卵石灰色曲折的边缘。再向前去，就是顿河翻滚着的蓝色波浪了。东面，在作为场院篱笆的红柳树外面，是“将军大道”。岔路口有一座教堂，教堂后面是被流动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有白灰色的山脉。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

通河边的街道。

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从最近的土耳其战争中带回一个娇小的、披着披肩的女人。这个土耳其女人使普罗珂菲和自己的亲人疏远了。他的父亲让他到外面去住，一直到死也不去看他。因为他父亲忘不掉这种耻辱。

从那时候起，村里人就很少见到他了。他也不再参加村里的集会，只孤独地住在村外靠近顿河边的自己的小屋里。对于他的妻子，村里有各式各样的议论：有一部分人肯定说她是空前未有的漂亮，另外的人却完全相反。直到一个顶大胆的叫玛乌拉的女人假装到普罗珂菲家去讨酵母回来后，一切才算弄明白了：普罗珂菲的妻子是个顶丑陋的女人……

红涨着脸的玛乌拉还对站在胡同的女人们说：

“好像不是姑娘啦，至少养过三个孩子了。”

“是吗？”女人们惊骇地一块儿哎呀乱叫起来。

村子里悄悄地传开了，说普罗珂菲的妻子会使妖法。阿司塔霍夫家的儿媳发誓说，好像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她在黎明亲眼看见蓬头乱发的普罗珂菲的妻子在他们的院子里挤牛奶。从那时起母牛的奶头就干瘪得像小孩子的拳头一样大

了。牛奶也断了，不久牛也死了。

那一年，发生了从未有过的畜疫，顿河附近牧场的沙滩上，每天都出现大牛和小牛的尸体。牛疫传到马身上去了，村镇牧场上的马群减少了。于是在大街小巷上，都传播着谣言……

哥萨克们从村民大会上来到普罗珂菲家。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子首先喊道：

“把你的女妖精给我们拖出来！我们要审判她！……”

一个高个子炮兵把普罗珂菲拖住，一个同普罗珂菲同团当兵的哥萨克揪住土耳其女人的头发，把她从门洞里拖出来。普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奔进内室拖了一把马刀，吓得哥萨克四散奔逃。

妻子早产了。普罗珂菲目光凝滞，摇着头，把哇哇哭的孩子包在一件羊皮袄里。

普罗珂菲的妻子也就在这一晚死去了。普罗珂菲的母亲痛惜地抱走了孩子。家人把孩子放在蒸热的锯末子中间，喂他马奶吃，过了一个月，就把这个黑脸的土耳其血统的孩子送到教堂去洗礼。按照祖父的名字，也给他起名叫潘苔莱。

潘苔莱长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娶了个邻居的哥萨克姑娘。从此，高鼻子的、出

奇美丽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就在村子里繁衍起来了。大儿子彼得罗，小儿子葛利高里，爱女杜妮亚石珈，加上彼得罗的妻子妲丽亚和一个小孩子，这就是整个麦列霍夫氏的家庭。

2

灰色黎明的天空上，闪耀着稀疏的晨星。风从云片下挣扎出来，雾气在顿河上空移动着，沿白石灰岩山峰的斜坡铺展开去，像一条灰色的无头毒蛇爬进了悬崖。

葛利高里和父亲潘苔莱一大早就到顿河去钓鱼。他们乘坐的小船在激流中摇动着，不时倾斜着，横过激流，移向左岸。

“咬钩啦！”当太阳升到橡树高时，老头子终于出了一口气。

葛利高里哆嗦着，举起钓竿，但是钓竿迅速

地弯成了一个圈儿。好像鱼在翻动，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绷紧的红柳木钓竿向下拖去。

一条金红色的大鲤鱼被提到水面上来了。但它把扁平的大脑袋往下一扎，又向深处沉去。

“抓紧，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终于把这条受苦受难的鲤鱼拉到小船边。鲤鱼一面张着嘴吸气，一面把脑袋撞到粗糙的船舷上，上下扇动着金黄色的鱼鳍。

收拾完了，葛利高里把船从岸边划开。

老头子忽然说：“你，葛利高里，我说，你和姆克西妮亚……”

葛利高里的脸涨得通红，扭过头去。

“你小心点，小伙子！”老头子凶狠地、气冲冲地说，“我并不是跟你说着玩儿。司契潘是我们的邻居，我不准你和他的老婆调笑。这件事会造孽的。再不听话，我就揍你！”

“都是胡说八道！”葛利高里含糊不清地说。

3

天一亮彼得罗就要入营去了。母亲叫葛利高里去叫老邻居司契潘跟哥哥一块儿去参加哥萨克五月的演习。

葛利高里跑到司契潘家。门没上闩，司契潘睡在厨房里的地铺上，婀克西妮亚的脑袋靠在丈夫的腋下。在渐渐发白的黑暗中，葛利高里看见了婀克西妮亚那一直撩到膝盖以上的衬衣，看见了无耻地露着的两条桦树皮般的白腿。他感到口干，头脑发胀。

七点来钟，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们就向广场奔来了。

彼得罗在台阶上慌慌张张地缝补裂开的马缰绳，叫葛利高里去饮马。葛利高里答应着跳上栗色马向坡下跑去，正遇着到顿河边挑水的婀克西

妮亚。她离得很远就大声喊道：

“疯鬼！差一点叫马踩着我！等着吧，我非告诉你父亲，说你像疯子一样骑马。”

“好的，女邻居，别骂了。你把男人送到兵营以后，也许还用得着我呢。”

“他妈的，我一点儿也用不着你！”

“等割起庄稼来，你会来求我的！”葛利高里哈哈大笑。

阿克西妮亚站在跳板上面伶俐地汲了一桶水，把被风吹起的裙子夹在两膝之间，望着葛利高里。

“司契潘一走，大概你要守活寡了吧？”

“大概是吧。”

阿克西妮亚又汲满了第二桶，把扁担搁到肩膀上，轻轻地摇晃着向山坡上走去。葛利高里也紧跟着牵动了马。他看着她小小的毛茸茸的小发髻披在黑黑的脖子上，掖在裙子里面的粉红色上衣平平正正地包裹着坚实的背和丰满的肩膀，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又想和她说话了。

“大概，你要想念丈夫吧？啊？”

阿克西妮亚一面走着，一面扭过头来，微笑了。

“当然啦！你快娶媳妇吧，娶了媳妇你就知道

了。”

婀克西妮亚微微地露出了笑容。葛利高里第一次看到她有两片这样放荡贪婪而又肥厚的嘴唇。他一面把马鬃分成小缕，一面说：

“无论有多好的姑娘爱我，我也不想结婚……你现在要送走司契潘……”

“不要和我开玩笑！你应该去和姑娘们玩，可别再看我一眼。”

“我就成心地看你。”

婀克西妮亚柔和地笑着，从小路上避开，想趁机绕过马去。葛利高里却把马横了过来，挡住了她的去路，并让马把她挤到土崖边。

“躲开，魔鬼，人来啦，叫他们看见，会怎样想呢？”婀克西妮亚用惊骇的目光向旁边扫了一眼，走过去了。皱着眉，连头也不回。

彼得罗终于跨上了马鞍，走出大门。葛利高里由篱垣处望到司契潘也预备起程，他正吻着婀克西妮亚的手。婀克西妮亚则抓着马镫，爱恋地、贪婪地从下向上像一只狗似的望着他的眼睛。

葛利高里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目送了他们半天。

4

黄昏时分，雷雨交加。褐色的乌云笼罩在村子上空，激怒而绵密的雨点落了下来。

河水发浑，正是捉鱼的好时光。潘苔莱领着儿子葛利高里和女儿杜妮亚石珈，还叫上婀克西妮亚和玛拉石珈·福罗洛娃做帮手，冒雨摸黑到顿河边去网鱼。

顿河发出疯狂的咆哮声。风把倾斜的雨丝撕成了碎片。

葛利高里下到冰凉的河里，晃着水放网。

“啊——啊——啊——啊！”婀克西妮亚不知在岸上的什么地方尖叫着。

葛利高里吃了一惊，从水里钻出来，朝呼叫声晃去。

“婀克西妮亚！”

原来是波浪把她冲到了岸上。她脸色苍白，笑着把手伸进葛利高里的上衣袖子里去，说：“我可是冻坏啦，你袖子里面真暖和。”

潘苔莱叫他们继续下网。他俩网得一条大鲤鱼后，就先走了。婀克西妮亚把装鱼的口袋扛到肩上，没走多远，就哎呀着说：“我没劲啦！”

扛着鱼网跟在后面的葛利高里说：“这儿有去年的草堆，你去暖和暖和吧？”

葛利高里从草堆上掏出一个洞。婀克西妮亚钻进去，干草一直齐到脖子。

葛利高里冻得直打哆嗦，倒在旁边。婀克西妮亚潮湿的头发上流泄出了温柔动人的气息，她躺着，仰着头，半开的嘴均匀地呼吸着。

葛利高里突然把她的脑袋扳到自己身边来。她猛然地挣扎着，站了起来。

“放手！”

“别做声。”

“放手，我要喊啦！潘苔莱伯伯！……”

“迷路了吗？”潘苔莱在近处的山楂丛里回答。

葛利高里咬着嘴唇，从草堆中跳了出来。

“你喊什么呀，可是迷了路吗？”老头子走近问。

“倒没有迷路，可是冻得够呛。”

“呸，真是妇道人家。到草堆暖和暖和吧。”
姆克西妮亚微笑着，弯下身去拿口袋。

5

姆克西妮亚在十七岁时嫁给了司契潘。在出嫁前一年秋天，她的五十岁的父亲把她的手绑起来，强奸了她。母亲和哥哥——一个刚从队伍回来的哥萨克——坐上马车赶到离村八俄里的荒漠中去，把醉醺醺的父亲打死了。他们对别人说，他是喝醉酒从车上摔下来要了命的。

婆婆是一个身材高大、有点驼背、被疾病折磨着的老太婆。吃过喜酒后的第二天大清早， she 就把姆克西妮亚喊醒，说：“我亲爱的媳妇，我们娶你来不是为了叫你享福和睡懒觉。先去挤牛奶，然后做饭，我老啦，得由你担负起管家的责任啦！”

也是在这一天，司契潘在仓房中有计划地凶